

# 元代西夏遗民踪迹的新发现

## ——元《重修鹿泉神应庙碑》考释

孙继民 宋 坤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河北省鹿泉市保存有一通元代“重修鹿泉神应庙碑”,此碑之碑阴题记从未见于著录,本文即主要对此碑碑阴题记进行考释,并依据其“□书省委官□本县驿唐兀氏文舜卿”一语,对西夏遗民在河北的活动踪迹进行探讨。

关键词: 重修鹿泉神应庙碑; 唐兀氏; 西夏遗民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1)02-0099-06

承蒙鹿泉市矿山综合管理办主任张辰国先生帮助,笔者于2008年初在河北省鹿泉市得见一通重出的元代石碑——“重修鹿泉神应庙碑”,并承鹿泉市原档案局副局长张禄云先生美意,惠赠我们一套碑阳碑阴拓片。该碑高190厘米,宽82厘米,厚24厘米。碑阳24行文字,满行36字。碑阴文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19行,下半部分24行。为研究方便,现将碑文彙录如下:

### 碑阳文字:

1. 重修鹿泉神应庙碑
2. 真定路获鹿县前儒学教谕王得义撰
3. 进义副尉大名路清河县主簿丁士常书
4. 真定路获鹿县太行书院院长高健题额
5. 古井陘口两山屹立相峙,界获鹿仅一舍,中有庙曰“胡神”。其庙貌神容,岁月绵邈,颓圯坦夷,惟
6. 址尚在,里人岁时犹祀焉。至正乙未夏四月十又七日,成君益善承务来尹是邑,莅政甫两月,
7. 时值旱暵,成侯乃捐俸金、备香楮,躬率士庶,诞展诚悃,致祷于祠址。其侯之诚,有感于神之灵,
8. 不三日雨大作,使枯者荣、槁者生,山川生润而民心大悦,是侯之诚感而遂通者然也!厥后累
9. 祷累应,而侯之诚愈坚。于是仰瞻神宇,四顾寥廓

无依,惟唐、宋、金故碑可考,乃得神之所自出。

10. 由汉将韩信将破赵兵,历此道乏军井,信乃遣卒求河于川,还报无有,信斩之,如是者再。复遣

11. 胡姓者往视之,胡乃曰:“前二者复命俱陷刑,吾岂蹈覆辙而速祸耶?”因矫指向有水。信师进,见

12. 二白鹿跑地而泉出,珠迸镜开,溶漾东逝,若蜿蜒赴壑,因得济信师,由是人神之而庙焉。侯阅

13. 碑讫,思答神贶,遂召庙之故主东胡神里耿青之玄孙义臣、元臣至而谕之曰:“昔伊祖好义,割

14. 地初庙,嘉名载石。今庙毁址在,神虽有灵,庙像不设,又何以使人起敬耶?尔年方妙,克享祖业,

15. 宁不复念尔祖乎?汝当克承先志。”义臣、元臣乃徐曰:“志存存日,但家事不果,我侯有命,敢不是

16. 从?”遂共割财,鸠工积木,厥庙告成,绘像俨然,翬飞轮焕,为之一新。功讫,侯谓耿曰:“唐、宋、金之碑

17. 着感通之效,昭纪神功,其来邈焉。迨及我

18. 元,神之功贶灵异感通乎民者可征也。诂无石刻以垂于远代乎?”于是求予记之。辞不已。予谓

19. 神之灵固不可掩者,当其济汉师成功业,昭赫于千百载之上,今成侯之诚,又能感通于千百

20. 载之下,可谓灵也已。然非神以不能体成侯之治,非成侯则不能彰神之灵,神也侯也,诚千载

21. 一遇也,予乐为之记。因铭曰:

收稿日期: 2010-01-20

作者简介: 孙继民(1995-),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邯郸学院兼职教授; 宋坤(1983-),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22. 国家将兴 必有祯祥 龟书马图 立世纲常 在天明命 百灵来王 羸秦失□

23. 干戈斯张 白鹿跑泉 汉世乃昌 惟神有灵 甘醴腾浆 济师亿万 血食一方

24. 岁当乙未 赤地亢阳 成侯输诚 谷应雨旸 既飧既格 乃威乃扬 抱犊苍苍

25. 鹿水汤汤 永典□祀 休福无疆

26. 大元至正丁酉春二月日立  
碑阴上半部分录文:

1. □维□大□元至正□十五年岁次乙未四
2. □月□丁□巳乙朔越二十一日丁丑 承务
3. 郎、真定路获鹿县尹兼管本县□诸
4. 军奥鲁劝农事成益善躬率□僚□佐、
5. 乡耆人等 谨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
6. 祭于
7. 鹿泉神神位前。
8. 呜呼! 有感而应 应而遂通者 神也! 有仪必行,
9. 行而及物者 诚也! 岁登乙未 时当首夏 雨旸
10. □□而二麦将槁 秋种未下而赤地炽然。川
11. 枯□竭 林木生烟 俾民□人□悴然无托而凄凄
12. 于垄亩之上 是其天时之失会而人事之所
13. 干欤? 民实无□辜 何其乘此昭昭也! 惟
14. 神有灵 在汉世而济□万师。会在我
15. 朝 宁无灵咒懿泽以惠及其生民乎! 于□敢
16. 伸薄奠 以祈
17. 神休。鉴兹在兹 歆飧□所祀,
18. 伏惟
19. 尚飨。

碑阴下半部分录文:

1. 督工 □士林
2. 起盖神门 张进
3. 起盖神祠 耿□义臣 耿元臣
4. 郗秀 李喜 毕成
5. □海 □□ 郗□耿□弼
6. 土门耆老 尹□ 郗肃 曹□若刚 王守休
7. □□ 张祠 张瑞 苏□ 芦荣甫
8. 王惟贞 程□允 王庸 □王用 □聚
9. □城□耆老 杨荣祖 盖仲宁 周恭良 盖仲信 张玉□書
10. 冯彬 戎钦祖 □□新 许光□ □毅 芦钦祖 郭荣祖 □中 程中 武宁 □曹彬
11. 张士柔 张思□恭 □彥 王□ 赵禹 李思□莽 丁宁 高耀 □荣祖 □中 秦廉
12. 周□ 王良弼 赵廉 □棣□ 李庸
13. 司吏 □尉司吏 田亨亮
14. □□ 张进德 □□ 仕□荣义 李□□恭
15. 真定路获鹿县 □儒学教谕 元安
16. 真定路获鹿县 典史 焦璘

17. 真 □定路获鹿县 □ 焦毕□民

18. 真定路获鹿县尉 李□武

19. 进 □义副尉真定路获鹿县主簿 □买□

20. 承□務郎真定路获鹿县尹兼管本县□諸军奥鲁劝农事 成益善

21. □承事郎真定路获鹿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伯颜

22. □仕郎岭南广□□政廉访司知事 宝童

23. □书省检校□书吏 贾有忠

24. □书省委官□本县驿唐兀氏 文舜卿

以上《重修鹿泉神应庙碑》亦见载于《光绪获鹿县志》卷一《地理上》和清人沈涛所撰之《常山贞石志》卷二十四,但《光绪获鹿县志》只录有碑阳文字而缺录铭文及年款,且未作任何说明<sup>[1]48</sup>。《常山贞石志》中虽录有碑阳和碑阴上半部分之“求雨祭文”,却无下半部分之人名题衔<sup>[2]13598-13600</sup>。本文碑阳文字的录文主要参照拓片移录,缺文和漫漶处则据《常山贞石志》补充。二者的字词差异,例如碑阳第13行之“东胡神里耿青之玄孙义臣、元臣”,《常山贞石志》则作“□元孙”,“元”字当系沈涛为清人为避清圣祖康熙“玄烨”名讳而改;又如碑阴上半部分第17行之“鉴兹在兹”,《常山贞石志》作“鉴兹在诚”,今一律以拓片文字为准。

从碑文可见,《重修鹿泉神应庙碑》由三部分构成,碑阳24行文字为重修碑记,碑阴上半部19行文字为鹿泉县尹成益善的求雨祭文,下半部23行文字为修复神应庙的组织者和捐资人的姓名或官衔的题记。毫无疑问,碑阳的重修碑记为该碑刻的主体内容,碑阴文字则为附属内容。据碑阳,该碑立于“大元至正丁酉春二月”,即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而碑阴的祭文则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四月获鹿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成益善求雨时所写。祭文成于立碑之前而刻于碑阴,说明是立碑时作为附属文字增刻的。

据碑阳文字所述,神应庙重修碑记由真定路获鹿县前儒学教谕王得义撰文,进义副尉大名路清河县主簿丁士常书丹,真定路获鹿县太行书院山长高健题额,主要记述了“鹿泉”得名的传说及重修神应庙之缘由。碑阴上半部的祭文主要记述了成益善祭雨的时间、地点、缘由和祷辞等,应是获鹿县尹兼管本县□諸军奥鲁劝农事成益善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四月祭雨时所作。碑阴下半部分的题记包括了鹿泉县官员、僚佐、乡耆等的姓名及官衔,应是神应庙重修完工立碑时所刻。

《重修鹿泉神应庙碑》和祭文虽然见载于《光绪》获鹿县志》或《常山贞石志》,却不见于近年新出《全元文》的收录,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它对元史研究的文献价值。至于碑阴从未见于著录的题记,其文献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因此,本文拟主要对碑阴题记的内容进行初步考释。

碑阴题记共24行,大体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1至5行,据1行“督工□士林”、2行“起盖神门张进”和3行“起盖神祠耿义臣”,可知是盖庙督工和负责建造神门、神祠的工匠题名。第二部分是6至11行。6行“土门耆老”的“土门”,为获鹿村名兼古地名,位于今鹿泉市区之西,是唐代土门关所在。7行的“□城耆老”的“城”之前一字已经漫漶难识,据上下文推测应为“在”,即“在城耆老”,指获鹿县城的耆老。由此可见第二部分6至11行诸人应为神应庙碑所在的土门村和获鹿县城的乡绅、耆老题名。第三部分是12至21行,为获鹿县的司吏、官员题名,其中12行至14行为获鹿县衙的“司吏”,15行至21行是获鹿县衙的各级官员,依次是获鹿县□儒学教谕元安、县典史焦璘、县□焦毕□民、县尉李□武、县主簿□买□、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成益善、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伯颜等。第四部分是22至24行,为获鹿县以外的官员题名,其中第22行“岭南广□□政廉访司知事”应为“岭南广西肃政廉访司知事”<sup>①</sup>。23行和24行的“□书省”应为“中书省”。元代尚书省时立时废,存在时间不长,至正年间未见有尚书省的设置,且真定路在元代属腹里地区,直隶中书省管辖。因此,“□书省”为“中书省”可以无疑。另外,22行的“检校□书吏”所缺字可以推补为“所”。《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载“各省(行中书省)属官:检校所,检校一员,从七品;书吏二人。”<sup>[3]2308</sup>《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廩》载“行中书省:检校二员,各钞四十两;检校所书吏二名,各钞一十二两,米一石。”<sup>[4]577</sup>行中书省是由中书省派出机构发展而来,在机构组织上,仿中书省<sup>[5]156</sup>,因此可知贾有忠官职是中书省检校所书吏。

以上碑阴题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例如县级的职官方面,《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七·诸县》记载是“上县,秩从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余悉如上县之制。下县,秩从七品,置官如中县,民少事简之地,则以簿兼尉,后又

别置尉。尉主捕盗之事,别有印。典史一员。巡检司,秩九品,巡检一员。”<sup>[3]2318</sup>获鹿县属中县<sup>[3]1356</sup>,其官员设置应是“不置丞,余悉如上县之制”,即应该是“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但从题记看,获鹿县衙各级官员(不包括儒学教谕)的设置却是县典史焦璘、县□焦毕□民、县尉李□武、县主簿买□、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成益善、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伯颜,典史只有一员,而非《元史·百官志》所说的二员。“县簿”的全称是“县主簿”;而且“县□焦毕民”所缺字只有一字的空间,推测只能是“丞”字,则获鹿县有县丞一官的设置。碑阴题记至少证明元代县级职官设置的官称和员额与《元史·百官志》不尽一致。再如岭南广西肃政廉访司知事宝童活动踪迹方面,获鹿县所在的真定路属于元代的腹里,因此就监察区而言应归属于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的范围,但我们从碑阴题记看到的却是“岭南广西肃政廉访司知事宝童”列銜于获鹿县达鲁花赤伯颜之后。我们知道,元代的岭南广西肃政廉访司的治所在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与获鹿县并无关系,为什么岭南广西肃政廉访司知事宝童会出现在获鹿县呢?笔者推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宝童或与获鹿县有故乡私谊而偶然出现,二是宝童或许因公出差而莅临或路过获鹿<sup>②</sup>。无论属于哪种情况,碑阴题记都反映了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二月岭南广西肃政廉访司知事宝童曾经在获鹿进行过活动。又如站赤官的归属问题,《元史》卷一百十《兵志四·站赤》称“其官有驿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sup>[3]2583</sup>元代站赤官员的归属在通政院与中书兵部之间屡有变化,但《元史》卷一百十《兵志四·站赤》所记站赤归属的变化仅止于延祐七年(1320年),称“四月,诏蒙古、汉人站,依世祖旧制,悉归之通政院。”以后情况则付阙如。碑阴题记则透露了获鹿县驿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归属于中书省兵部的某些信息,第23行的衔名应是“中书省检校所书吏贾有忠”,第24行应是“中书省委官□本县驿唐兀氏文舜卿”。贾有忠作为中书省的人员列名碑阴题记,主管获鹿县驿的文舜卿是由“中书省委官”,尽管碑阴题记没有明言但实际反映了获鹿县驿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归属于中书省兵部的事实,延祐七年(1320年)确定的站赤归属于通政

院的体制至少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又一度发生变化。还有获鹿驿站官的地位问题,碑阴题记显示其实际地位相当高。碑阴题记人名是按照由卑到尊的顺序排列(这一点与唐宋时期一致),先是工匠,其次乡绅,最后官员。关于县府官员的尊卑,我们可以由其俸禄略窥一二。《元典章》卷十五《户部·禄廩》条载“中县:达鲁花赤,钞十八两,田四顷;县尹,与花赤同;……主簿,钞十三两,田二顷;县尉,钞十二两,田二顷;典史,钞七两,米七斗;司吏,钞六两,米六斗。”<sup>[4]579</sup>县尹和达鲁花赤虽然俸禄相同,但杨维桢在《送旌德县监亦邻真公秩满序》中谈到元代县的设官情况时曾说,“国朝监官郡邑,咸设达鲁花赤,于官属为最长。其次有令、有丞、有簿、有尉”碑阴题记排名与此相同。但是22至24行的宝童、贾有忠、文舜卿三人的官职均低于第21行之获鹿县达鲁花赤□伯颜。按《元史·百官志》,伯颜应为正七品官员,而肃政廉访司知事为正八品官员<sup>[3]2181</sup>。中书省检校所书吏未明官品,但《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一》载:“(中书省)检校官四员,正七品……书吏六人,大德三年置”<sup>[3]2125</sup>,而上文所引材料提到行中书省检校所书吏俸禄远少于检校,所以中书省检校所书吏其官职应低于正七品。另由《元史》卷一百十《兵志四·站赤》条:“(延祐)五年十月,中书兵部言‘各站设置提领,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sup>[3]2591</sup>可知文舜卿的官职也应低于伯颜。而此三人的排序却位于最末三行,这固然由于他们三人属于路级或中书省官员,为表示尊重而然,却也表明他们的地位较高。并且在宝童、贾有忠、文舜卿三人之中,文舜卿又位列最后,更可见处于最尊,驿站官的实际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但是,碑阴题记最重要的价值却是对西夏遗民在获鹿活动情况的反映,为研究元代西夏遗民的分布和活动踪迹提供了新的史料。从碑阴题记可见24行亦即最后一行的内容有“唐兀氏文舜卿”一语,这里出现的唐兀氏即元代对西夏遗民的称谓<sup>③</sup>,说明文舜卿是以中书省委官和色目人西夏人的双重身份来主管获鹿县驿的。就笔者所见,获鹿县有关元代西夏遗民的最早记载是在致和年间(1328年)。《光绪获鹿县志》卷十《名宦列传·县令》条载:

元 致和 唐兀君 镇原州人,初迁承务郎来监正定获鹿县,知民疾苦,叹曰“旱蝗之厄,天实为之,赋役之

横,岂非长民者之责乎?’于是务德政以化强暴,贷逋赋以集流亡,节浮费以丰委积。方春勤耕,延见父老诸子弟,慰以孝弟力田,众为感动。见学斋颓蔽,力为增葺,尊礼师儒,聚徒讲授,文化翕然。遇岁旱祷之辄雨,邑人以为诚感。有遗爱碑存。<sup>[1]223-224</sup>

此“唐兀君”应为西夏遗民无疑,但其祖籍为镇原州,只是来获鹿任职,去职时间及是否有后人存留获鹿县,我们都不得而知。鹿泉神应庙碑题记中的“唐兀氏文舜卿”既云“中书省委官”,那么,他是来自中书省所在的大都呢,还是来自所任职县驿的获鹿县呢,应该说两种可能都有。碑阴题记称文舜卿是“□书省委官□本县驿”,“委官”后一字已缺,但根据上下文应是“领”、“管”之类的字词。如前所引《元史》卷一百十《兵志四·站赤》,元代驿站主要由“提领”和“驿令”管理,而碑阴题记“委官”与“本县驿”之间的缺文只有一字的空间,推知缺文绝非“提领”或“驿令”等字,因此可知这里的“委官”不是正式官号而是临时差遣。元代以“委官”形式临时差遣的并不鲜见,如《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四》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四月“南京户寡盗息,不必置省。其宣慰司如所请;济南乃胜纳合儿分地,太原乃阿只吉分地,其令各位委官一人同治之”<sup>[3]288</sup>;卷十七《世祖纪十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七月“庚辰,敕云南省拟所辖州县官如福建、二广例,省、台委官铨选以姓名闻,随给授宣敕”<sup>[3]365</sup>;同卷三十年五月“诏委官与行省官阅核蛮夷军民官”<sup>[3]372</sup>;卷十八《成宗纪一》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sup>[3]395</sup>;卷二十《成宗纪三》大德六年(1302年)二月“以京师民乏食,命省、台委官计口验实,以钞十一万七千一百余錠赈之”<sup>[3]440</sup>;卷四十一《顺帝纪四》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壬寅,土番盗起,有司请不拘资级,委官讨之”<sup>[3]881</sup>;卷六十五《河渠志二》:“请移文孟州、河内、武陟县委官讲议。”<sup>[3]1628</sup>以上所举“委官”的事例多数是指差自中书省的官员,后两例则显然非差自中书省,因此,不能排除文舜卿作为“委官”差自中书省的可能。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他差自获鹿县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按照制度规定,元代腹里地区的驿站站官本应从本站站户当中选取。《元史》卷一百十《兵志四·站赤》载:

(至元)七年正月,省部官定议“各路总(管)府在城驿,设官二员,于见役人员内选用;州县驿,设头目二名,如

见役人即是相应站户,就令依上任事,不系站户,则就本站马户内别行选用……”<sup>[3]2585</sup>

另《元典章》卷九《吏部三·选取站官事理》载:

至元二十三年九月 中书省准御史台呈:江南诸路新附站官不晓喂养马匹,本省议拟于有根脚、曾历仕入流品北人内选取提领官一员,每月给俸一十两,二周岁为满,无过,于巡检内任用。副使本处站户内选差一员,常川勾当,就当本户身役。请定夺。

都省议得每站设提领、副使各一员,提领一员于惯曾勾当北人内选取,受行省箭付,勾当三周岁为满,若有成效无过犯者,依验受行省付身例,别定夺委用。副使于本处站户上户内选知官事,为众推服者一名,受通政院箭付,常川勾当,咨请依上施行。<sup>[4]367</sup>

《整治站官事理》载:

皇庆元年七月江西行省准 中书省咨来咨:站户内选保站官,本欲优恤站户,诚为美意。却缘站赤之设,通设(涉)朝廷政令、远方边关事情,不为不重。广海极边新附地面,相离本省三千余里,即与腹里事体不同,若比于站户内选取,岂惟不谙站赤事务,倘有机密公事,中间恐非所宜。莫若于色目、北人内选用相应相参勾当,似为长便,咨请回示……兵部呈:照得江西等省咨,站户内选保站赤,江南、腹里事体不同,倘有边关军情、机密事务,恐非所宜。依此参详,合咨各省,照勘各站驿令,若有急缺或不设去处,于相应人内铨注提领一名,相参勾当。如蒙准呈,照会相应具呈照详得此

都省咨请依上施行<sup>[4]368-369</sup>

以上所引《元史·兵志·站赤》所谓各路总管府在城驿“设官二员,于见役人员内选用”,应就是说由现役人员(应主要由现役的站户人员充当)内选用;州县驿“设头目二名,如见役人即是相应站户,就令依上任事,不系站户,则就本站马户内别行选用”则分两种情况,如果现役人员是相应站户就依旧任用,如果非相应站户则另从本站马户内选用,可见这里所说站赤官主要来自于站户。《元典章》两条材料所提到的因为江南新附地面人员不谙养马和不熟悉站赤事情,“江南、腹里事体不同”,故而反对从当地站户当中选取提领,建议在“惯于勾当”的北人或色目人内选取。这也反证出在北方地区,“提领”和“驿令”应都是在站户当中选取。

元代站户主要指承担驿站负担的人员,他们另立户籍,至元元年(1264年)之后由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和总管亲自提调,但其居住地点应是在驿站所在之地。原因如下:首先,元代签发站户有一定的标准,《永乐大典》中记,“北方诸站,则验孳

畜之多者应之;南方诸站,则验田亩签之”<sup>[6]7189</sup>,由此元代站户应多为驿站当地住户。其次,《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载:“(至元元年八月)诸站户限田四顷免税,供驿马及祇应,命各路总管府兼领其事。”<sup>[3]98</sup>又《元典章》卷三十六《兵部三·站户别投户事》:“大德二年正月,通政院准上都通政院咨:据桓州至昌平土路达鲁花赤申,照得各站额设车正贴人户,有近上富实有丁力站户,避重逐轻,或弟或兄,擅自将本户分房家口一面投向诸王位下隐占,或投充人匠、校尉等户,不肯当站,止(只)靠见役人户应当……”<sup>[4]1368</sup>由上引几条材料可知,站户有田地、家口、庄宅,更可证站户为驿站当地人口。既然站赤官原则上由站户中择取,因此就不能排除文舜卿的“委官”是从站户中临时委派以待正式任命的。这便是我们认为文舜卿差自获鹿县可能性更大的原因所在。

无论文舜卿是来自中书省所在的大都还是差自获鹿县,这对于我们认识元代西夏遗民在河北地区的活动和分布都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我们知道,西夏在亡国后,一部分西夏遗民留居河西故地,另有一部分遗民则迁居内地。“而徙入内地的西夏人则构成了元代唐兀氏的主要部分”<sup>[7]157-179</sup>。这部分迁入内地的西夏遗民,据学者们研究主要分布于现在的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浙、四川等地区,另外“湖广、云贵、福建等地区也都留下了西夏遗民唐兀人为官与活动的记载”<sup>[7]157-179</sup>。在这些地区当中,河北是西夏人迁入比较集中之地。关于河北地区的西夏遗民资料较为丰富的当数保定市,元刘岳申《申斋文集》卷六《瑞芝堂记》载:“(保定张讷)族出西夏,家居保定,扬名中外,历官省台。”另保定莲花池公园内保存有《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记述了老索家族四代人一百多年的经历。而市北郊韩庄西寺遗址上出土的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所建西夏文经幢,说明至迟到明代中叶河北保定地区仍有西夏遗民活动<sup>[8]</sup>。另外,见于记载的河北西夏遗民还有姚燧《牧庵集》卷十七“忠节李公神道碑”所载之大名路达鲁花赤为西夏沙洲李氏家族唐兀昔里钐部及其后人。郑绍宗、王静如先生在《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中曾提到,罗福成藏有定州佛像腹内所出的西夏文雕版佛经残片,认为是明清时期复印<sup>[9]567</sup>。若果如此,则定州曾存在过西夏遗民也未可知。而此鹿泉神应庙碑阴题记则说明,元代的

河北地区除上述大名、保定、定州(有可能)等地有西夏后裔生活外,在获鹿县也有一支西夏遗民存在或至少在这一带进行驿站管理经营等活动,这为我们了解元代西夏遗民在河北地区的分布和活动踪迹提供了新的认识。

西夏遗民迁入中原地区后,在与汉人的杂居中逐渐汉化,其西夏姓氏纷纷改为汉姓,例如安徽地区最负盛名的西夏遗民余阙一族,将其西夏姓氏改为了汉姓“余”姓。又如,河南濮阳的西夏

遗民则改姓为“杨”。此外,见于汤开建先生《元代西夏人物表》<sup>[10]266-295</sup>和保定明代西夏文石经幢所记的西夏遗民姓氏中,属于汉姓的有:李、祝、韩、高、刘、师、常、王、孟、倪、张、杨、吴、周、黄、鲁、史、何、夏、罗、梁、叶等。但是获鹿碑阴题记出现的“文”姓却为首见。西夏遗民中后来至少有一部分改为“文”姓,这是获鹿碑阴题记给我们提供的又一个新认识,也是新材料魅力的又一个具体体现。

注释:

- ①《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载“肃政廉访司,国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至元)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肃政廉访司。……(至元)三十年,增海北海南道,其后遂定为二十二道。”二十二道中的“江南十道”有“岭南广西道,静江府置司”。
- ②题记中的宝童似是蒙古或契丹人名。《元史》中名宝童者凡四人,一是曾任济宁兵马指挥使的宝童,分别见于卷四十二《顺帝本纪五》和四十五《顺帝本纪八》。二是只儿哈忽之子,见于卷四十三《顺帝本纪六》。三是耶律朱哥之子,见于卷一百四十九《耶律秃花传附传》。四是纳速刺丁之子,见于卷一百九十四《纳速刺丁传》。题记中的宝童似与以上四人无关。
- ③关于“唐兀”一词的来源及确切含义,学者们持论不一,但其是对西夏遗民的称呼,则为各位学者的共识。详见白滨《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收于何广博主编《述善集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7—179页。

参考文献:

- [1]《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册《光绪获鹿县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6.
- [2]《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册《常山贞石志》[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 [3][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元典章[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 [5]张金铤.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 [6][明]永乐大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7]白滨.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M].何广博,主编.述善集研究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 [8]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J].考古学报,1977(1).
- [9]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 [10]何广博,主编.述善集研究论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张玉海)